

周理光 著

南 洞 北 泊

看完

《水浒传》

再看

《南洞北泊》

北京出版社

南洞北泊

周理光 著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洞北泊/周理光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 - 7 - 200 - 07263 - 1

I. 南…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4137 号

南洞北泊

NANDONG BEIBO

周理光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谊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0 × 1230 32 开本 15.25 印张 368 千字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 - 7 - 200 - 07263 - 1

I · 1027 定价: 3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引 首

试看书林风云，古来传记千万。武情谋书精作，后人承用千代。出书尚有心德，为人类之明，民族振兴，但愿天下一理。以书劝后人生德，当官须为百姓生福。

千千生灵眼望主，
万万苍生黑白明。
天下草惊已四海，
东风烟升卷九州。

话说宋徽宗年间，皇帝昏庸，贪官结党强夺，官恶合流，霸占山地物产，势无律阻。朝下州府大兴土木，搜尽民间奇珍异宝，天下黎民疾苦。有志童少，心灵刻骨。富者流油百里，金子搭墙，银宝铺地。穷者体无遮身，灶断烟火，命薄如纸。正是：饿尸睡道，疫病四流。本是天下之民，亦应同理，却是贵贱天地。并非心不足，英雄为苍生感叹。佣丁命捏主掌，时而不兴，残死如蚁，尸而不怜。

睦州方腊，梁山宋江，少小长南北，各怀其志。宋江立志当大官，光耀家门，不入高衙，不娶妻室。虽文不归心，考场无春风，本是聪明见风人，文道不帆，身许江湖。身为吏官，叛大宋律法，公职利私，天意成了梁山之首。其后，为满足自身心愿，拒方腊联盟倒宋，不顾梁山之士反对，逼死栋柱林冲，率众投降朝廷。虽为朝廷平叛立得大功，已折梁山好汉过半，仍然不能如愿得志。只因宋江本江湖行生，何来官缘相结，朝中臣官互迫，然当朝厌弃，帝赐毒酒宋江。宋江知死面前，蹬脚泪下，追悔当初一味求官禄安享，背弃天王晁盖遗愿，劝得梁山弟兄毁寨投靠朝廷，致使梁山多半兄

弟丧命野地。才知仕途艰难，悲惨下场。

方腊少年壮志，嫉恶如仇，目睹官贪强霸，雄心已抱。淡味大宋官场，视金银如粪土，立志为民改天造福，公平天下。方腊举旗，慷慨陈词，怒揭宋王朝罪恶统治。百姓自愿投营，月余得兵数十万，风卷六州，建都杭州，年号永乐，众弟兄将士推方腊为圣公。义军壮大，方腊乘机夺关秀州城，甚以江为治，蓄精克北，直捣大宋京城。却碰叛义宋江，率水泊雄兵数万下江南，助官军攻打方腊造反民军。两军对阵，血腥风云，女英雄方巾见水泊群雄，身装官军将甲，列阵挑战，心中愤怒，单刀匹马冲阵营，不幸中箭伤身折沙场。方腊眼看百万官兵围城，梁山民军率先，大兵压境，有血流成河之悲，尸叠山峪之惨。方腊不愿天下民军残杀，宁愿自身碎骨，不愿余众遭屠。分散手下大部，率部分亲兵退守青溪，以深山群洞之熟利，和强势官兵山林周旋。不料被叛逆出卖，围困洞中。辛兴宗率弟兄冒死杀进百万官兵重围，欲救方腊出境。明知危在当即，方腊却以自身引官兵大军，命方七佛率弟兄冲出围困逃生。只因官兵强大，方腊父子和方腊三十几位好汉，虽英勇搏斗，仍然无能脱身，后被官军和梁山之勇俘获。押往汴京途中，百姓愤怒，自愿结伍，挥锄夺人。只因官军浩大，不能如愿，实亦使大宋朝廷惊叹。方腊父子和方腊三十几位起义好汉，面对斩首，各个挺胸无畏。方腊大骂宋江穷身叛逆，绿林祸根，害民之贼。梁山将领见得南洞好汉，视死如归，无一不惊叹。宋江并非草木，跌脸失色。虽事过春春秋秋，方腊雄貌，依然飘飘扬扬，流传不止，评论如潮，名载史册。

目 录

第一回	风云仕途官场厌	子孙傲骨遗祖愿		(1)
第二回	山寨多事王主逝	兄弟进言寨规开		(7)
第三回	出寨寻兄走青溪	罗江青溪斗方腊		(14)
第四回	袁发命断财源地	方腊报仇野猪岗		(24)
第五回	霸元怒劈二知县	双雄武场会志高		(31)
第六回	三雄大闹普慧寺	清风首领赠白银		(40)
第七回	夜盗县衙入囚笼	员外苦走求方腊		(47)
第八回	书生守成抱不平	成龙献计救双雄		(56)
第九回	书生途中断生死	血布救命投方腊		(69)
第十回	方腊走镖闯山东	拔刀助战劫官银		(77)
第十一回	洞中举杯论英雄	霸元擂台打总兵		(86)
第十二回	罗门报仇闹擂台	方腊受罚还恩怨		(94)
第十三回	三打方腊报兄仇	天诚弃约走江湖		(106)
第十四回	竹林毒蛇伤罗英	石虎月夜投山洞		(114)
第十五回	守成施计扮相士	开化城中劝王兴		(128)
第十六回	震义失臂战成方	赵龙单骑会方腊		(137)
第十七回	方腊精兵败官军	郎风霸元上贼船		(145)
第十八回	霸元山东打晁盖	天诚月夜会宋江		(158)
第十九回	李逵食店遇宋江	吴用树下谈古今		(172)
第二十回	双雄被捉游家镇	骆雄单身入虎穴		(180)
第二十一回	骆雄二探游家镇	李鸿舍身救霸元		(190)
第二十二回	三雄下山闹虎穴	恶战游寨盗毒箭		(200)
第二十三回	以身殉箭一当十	二龙出镇走洞寨		(210)
第二十四回	游家借尸引方腊	五龙重义夜盗尸		(221)
第二十五回	成明寿昌压知县	成中京城礼高俅		(232)

第二十六回	高俅有心招方腊	成中京城投空门	 (239)
第二十七回	梦中托情见师心	守成让位显肺腑	 (246)
第二十八回	儒士对诗论正情	路回诸浦夜走岭	 (255)
第二十九回	守成三兄救马涛	官商设计夺宗宅	 (265)
第三十回	宗门衰败中奸计	马门打抱长子擒	 (273)
第三十一回	宗良避灾赴东阳	马公救子奔马枫	 (281)
第三十二回	霸元下寨追守成	双雄厮杀马枫岭	 (292)
第三十三回	父子夜会马枫岭	英雄反宋拒招安	 (299)
第三十四回	方腊誓词打游寨	护院太白折阵前	 (306)
第三十五回	游家杭州借救兵	马涛初战获大胜	 (314)
第三十六回	千军挡道拒万兵	双雄阵前论情理	 (323)
第三十七回	英雄马下两身搏	汪达退兵马涛回	 (332)
第三十八回	方腊雄兵破四门	寿昌县衙出救兵	 (339)
第三十九回	郎风罗英拒衙兵	天诚巧来败成明	 (350)
第四十回	李固送金除主人	董超薛霸双得财	 (356)
第四十一回	二害俊义自断命	俊义杀妻离京城	 (370)
第四十二回	父子夜误梁山道	梁山伏兵救父子	 (380)
第四十三回	宋江衷心托花荣	梁山出寨打曾头	 (395)
第四十四回	文恭逃命弃曾头	花荣箭下救王英	 (404)
第四十五回	梁山祭王杀文恭	俊义让位宋江坐	 (410)
第四十六回	兴宗枪挑三护院	方腊吟诗恨当今	 (422)
第四十七回	骆雄游寨还毒箭	方腊出兵打三县	 (432)
第四十八回	兴宗围城破寿昌	国峰城下斩童淑	 (442)
第四十九回	霸元青溪引肖龙	宗良吟诗赞孙展	 (452)
第五十回	二喜求官投方腊	武夫霸元任知县	 (461)
第五十一回	三马力战宋朝将	高俅吟诗图后事	 (467)

第一回 风云仕途官场厌 子孙傲骨遗祖愿

河山开。王室争。天下剑影。陈桥兵变，赵氏登基，国号大宋。时至徽宗，帝庸臣奸，内争不止。忠诚壮志西落，血泪强咽腹。贪官如意得道，民苦山河悔。英雄观天下，仰天长啸：

朝廷昏庸百姓痛，
山河盛衰匹夫责。
意抱平富少时志，
不开新天英雄血。

四更辰，漫天漆黑。碧境旷野，万物沉睡，百兽入宿。雾海茫茫，天际不分，林海不辨，百木难识。深山崇岭，百里环绕，人烟稀少。好自在的盘安尖山，山下天生平坦三里方，畸形三角，难得天下奇景。一溪分两岸。也许是五千年前天神为今人所赐，好栖处。溪东罗姓，溪西王姓。据传，罗、王都是开唐重臣子嫡。罗家世门武将，几辈捐身沙场，深得李氏钦重。王家后继有杰，辈出文豪，官随李姓。两姓素来交情深厚，共辅李氏王朝。李室稳坐江山以来，然也不薄两姓。可天有逆转，常言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错，当下李室阳衰阴盛，武氏撑天。两姓扶李忠心不负，眼看主子倒台，朝野争政，自知失利。更是武氏帮亲，朋党除异。两姓自知难以容身，此时不走，不知何时天降其祸。再则，几辈风浪仕途，看破前程。当下同辞官途，变卖所有家产田地，带领两姓百余之众，弃北投南安生。

唐盛年间，王姓祖上曾在江南做过几任官，悉知江南天下鱼米之乡，为避世事莫测，朝帮缠身，两姓来到婺州府辖地林密野果丰、

山高峰参天、盘肠三十六弯的盘安县边界安顶山下落居。山寨东跨东阳，北进新昌，岭陡沟深，群山叠嶂，荒坡少垦，所以衙门甚少有官员踏足，倒亦安勉。两姓为世代友好，安居乐业。前人立约当初，溪东住罗姓，以武为尚；溪西住王家，以文为风。两姓所栖，号称文武寨。数代传后，寨丁兴旺，已有百多户人家。罗姓不改罗家武风，天没放亮，刀、枪、剑击破寒更，拳来脚往闹半寨。当家人罗江，年方三十五，身高七五上，虎背熊腰，身壮如狮，力大如牛。两道浓眉如双剑，光射似夜鹰。神中显出傲气，力推千斤。拳出似山豹，腿展如蛟龙。十八般武精通，尤其一杆八尺祖传梭枪，出枪如龙起舞，方圆百里名震，至今尚无好汉过得招，江湖传得千斤虎绰号。父母早丧。身边一个年方二十七的妹子罗英，双剑练得如风起舞。虽生得不是天仙之貌，却也长得肤白如玉，清眉小嘴，落落大方好身材，人见人赞。只因父辈有指肚立约之束，至今尚无完婚。妻子王秀，文静中透出端庄，待人有礼。婚后两子，长子罗龙，年方八岁。次子罗虎，年刚六岁。两子虎头龙体，正是虎养虎子，天生习武之躯。山寨有罗姓虎威，相处平安，早习武，白天耕作，实也安稳。

溪西却两若，日挂树梢，棚下书卷铺桌，念诗练墨，朗朗有声，好一派文书风景。却在寨中，五间四厢大宅的主人王福通，白日少有书铺陈设。王员外年已六十开，两房妻妾。夫人年方六十，姓汪名玉连，连生四个女儿，后一直无育。只因员外有约罗家，眼瞧四女，实亦急死其老。早年，夫人怀上二女儿王丽时，时逢罗江之母也怀孕。罗、王两员外一日酒过半，情正浓，各表其情，思祖上之义，千代情长，有心连理，协双方之婚，到一方育男，取一方之女为亲，指天明誓。可是，天难民间侠肠，神不护童少悲欢。正是风云不测，祸福难料。王福通二女儿落地之后，一连跟着又是两只凤凰。罗夫人生下罗英，时不过四年，不知哪来一阵恶风，员外罗熊当日背如弓，突然病倒，竟然卧床不起，四方良医无治，睡床三年余，撒手离世而去，留下一个未了心愿。当然，人死一走百了，可

活人王福通不能无义于罗熊之约，誓过天地，情重身家。义兄谢世，生者有承担之理。亦在同年，罗夫人悼夫得病，月余不进食，随丈夫西去。儿子罗江年少承父业，不忘祖上武德，撑起罗门家业。

王福通送走罗熊夫妻上天后，心中悲伤，时而忧愁，饮食下降。知己一年不如一年，下代约事在身，眼看头上显白，当初和罗员外饮酒起誓仿佛眼前，实是难了心结，离世不瞑目也！吾王门没有男性，一堆女儿，当下酸痛触心。罗员外已古，按罗家之德，罗英定然不会弃约新配，吾王姓岂能殃及罗家之后。要对得起罗家，虽吾老身，亦然只好娶二房。

也是天随人意，少夫人进门二年，竟然生下一子。王福通大喜，天助人矣！或许是王姓祖上结德，佛光显灵，才有今生如愿，当下取子名为天诚。按罗王之约，罗英不管年纪多大，天诚年纪多小，到时结为夫妻，哪怕双方年差相远，终身无悔。

王天诚出娘胎与众不同，幼身不定，双眼闪神，手足勤动。员外见儿子生来习武身，唯恐天诚长大，坏了祖辈世约寨规，冲得两姓和气，管束甚严，日多守于房中。而王天诚则也安静之常，年至七岁，竟然自成习惯，白天不看书，晚上听先生至更静，十二岁冲破常规。

此日，天诚早入梦境，一觉醒来，辰打四更，听得楼下响声，从屋后牛棚传来。从此之后，便也心不守舍，每到四更初，梦中总被呼喝声惊醒。这日，不知何来兴潮，屋后声音重来，急忙穿衣轻足下得楼来，悄悄开门出房，竟然跟在老牛倌后面。当转过两道弯，翻过两个山坪，见老牛倌放下牛绳。两头黑牛一齐窜进茅山，好一片嫩芽绿草，正是耕牛的好放场。沟底一条狭小的山路沿山环绕，桶粗参天大树，茂枝遮住山道，显得山沟沉寂清凉。早雾漫山峪，好一般光景，如天宫仙界。抬头向上看，山峰高入云，一条石梯通山上。他知道，懂事听得长辈传言不少，此青石道号称石百档，是先人辈辈宿食建档，为后人祈灵求福铺设的通道。不知何朝何代，哪位仙者在这参天顶峰上建起了如此庙观。民间曾传得道：“观音大

师有弟子把守，接凡间普民。”据说菩萨显灵，为此，前人代代为后人架设。当然，虽灵验，通神路上仍有天险石壁挡道。只要上得半途，定然力尽腿软，坐岩不起。回眸下望，悬岩削壁，心惊胆寒。抬头上瞧，鼻尖贴岩，寸步难蹬。为此，妙处虽多，亦然只好站在半腰，望观兴叹。

王天诚看那石梯，年少兴起。双脚合并，跳档向上，九九，却无一百，亦是稀奇，也是汗湿全身。当下舒口气，想找满百石档。可是，眼前石岩悬壁，却从岩缝中微现一条弯曲小道，寸步陡峭。转身往下瞧，自己仿似身在云雾中。

此时，正好山雾浓置，横流而来，实是百步难清。好自在，兴起，竟然一气往下跳。哪晓得上来吃力，下去随云。方然觉得身不由己，已悬雾海中，才知不妙。想守身，上体已超下体。实亦是急中生智，或许是命大，双脚前跳，虽身在空中，然也稳住身，已一落几丈。几十档石梯云烟而过，难道自己也成了神。眼看身体下石档，双脚立地，可事有违愿，上身前冲，竟然难以立足稳住。突然，耳边传来熟悉声音：“快拉住树。”听得呼声，王天诚猛然醒悟，是王老之音。眼前出现一株树，他急忙展肢拉树。幸是手脚利索，正好捏住。可是，手中之树实在太小，加上他的冲力大，身体随树摇晃。幸亏手抓得紧，没被树身的弹力击倒，便顺势而立，才算躲过一险。也在此时，王老倌已到近前。见天诚体无碍，虽是主公之子，亦然埋怨许句。天诚当然不怪其骂，劝王牛倌别告父母。老牛倌喜爱天诚，也就答应了。

从此后，天诚竟然迷上了石梯。天没放亮，就跟随而至。老牛倌又拗不过他，时日相伴下来，也习以为常，老牛倌亦然放心了。每当同出，老牛倌放下牛绳，让牛自己钻进草山吃草，目送天诚至石档下，他照习惯爬进山洞，睡他尚无睡足的觉。

此日，亦是雨过之后，将近五更，天诚到得山坪下，见老牛倌进洞睡觉。只觉下肚隐痛难受，“咕咕”作响，方知不妙，顺势钻进柴草茂盛处。解下腰带，刚蹲下身，猛然二丈外传来“呼啦”一声，

吓了他一跳，险些尿拉脚跟。抬起头，眼望出声之处，只见一个牛头从地下钻出来，两边绕住草结，可想是牛吃草匆忙，失足跌进泥潭。潭不大，刚好罩住牛身，牛在潭中动弹不得，卡得紧紧的，茂草盖住牛体，大约有许了。不好，家牛掉进深潭，岂能不急？急忙拉起裤子，扎好腰带，走到潭边。只见此牛，毛粗而长，角尖体壮，才知道是一头山中野牛，正想走开，亦是奇也，野牛却然发出惨吼声，声音竟然不下痛苦者悲哀。天诚闻得，当下站住身。双眼看野牛，似乎野牛发鸣在求他。也许是祖遗德性，心中不忍，眼看潭四边，嫩草盖住牛身。如此茂草，潭边定然是松土，便轻声对野牛道：“别挣扎了，吾天诚是尔好朋友，救尔出潭。”言落，随手折断身边一根指粗树枝，用力撬动牛头两边泥土。

顷刻，牛颈两边已松了许多。乏力的牛喘气慢慢匀浓，似乎也明白，眼前小子是救命之仙，圆大的眼睛看着挖土的王天诚。王天诚看野牛颈部轻松，尚能转动，双手抓住一只牛角。野牛好似懂人心，忽然仰头向天，前脚提起，后脚一蹲，全身上岸，向前奔跑几步，然后调头后瞧，轻轻低鸣一阵，回首钻进树林中去了。

天诚虽费全身力，救得野生，亦然高兴。眼看野牛消失，便也自去蹲石档。真亦是怪上添奇，上得石档，只见对面悬壁上空，一团白雾在云中飘飞，软如棉，挺似钢，仿如仙人在云中起舞，跃起跳下，晃动轻松自在。好兴奋，睁大双眼细看，时上时下。此时，正也如身在窗口，偷看罗姓练功入了神。可这里别有风情，同时也忘了身在何处，也不知何时手脚随仙起舞。有趣，有兴，有月，有天，多想上那顶峰，拜在仙人足下。眼见雾中仙道，他晓得，凡人是难以上得去的，只好望影兴叹。

时过数日，天诚起得早，先去叫老牛倌放牛。王老倌放好牛，照常钻进小山洞去睡他的觉。黑糊糊的天，只是今日特别早。王天诚已醒来，天虽黑，但无碍，照例到石梯上去学雾中仙功。到得石梯下，叉开双腿刚要向上蹲，猛然从背后不远传来一声狂啸，简直山峪震动。不好，当下惊之非浅，汗毛倒耸。尔道何妖，却是人闻

人惧，世上最可怕之兽声，虎也！吼声已贴近，他掉过头，一只横额吊睛大虎已近身后，不下几丈蹲伏，饿肚抽动，大嘴巴张开，血红如盆。尖尖的牙，灯笼大的眼睛，火红舌尖添嘴角。前爪同时伸展，后腿并弹，虎体猛然扑来。

天诚明白，身已难躲虎口，同时记得古人言：“力大赛牛前面不挡虎。”保命心急，当下往边上一跳，躲至树后，避开虎爪。饿虎见人躲过虎爪，面天狂吼，震得几乎山摇地动，回声震耳。山中百兽闻音而逃，飞鸟展翅上空。然饿虎重扑天诚而来，看来虎已饿急了。天诚亦是力穷身不稳，可巧一只手抓在树身上，当下精神重来，使劲往树上爬。猛虎几次扑空，眼看天诚上了树，前爪离地，竟然抱住树身，血盆大嘴朝上狂吼。

幸亏天诚时日下来，不知不觉有了轻功，几下跳跃，竟然上了树梢。饿虎见食高悬，寒光逼射，大声咆哮。可是，只因树身小，饿虎体大，又是发力威猛，身处之树竟然摇晃起来。更亦想不到，饿虎竟然咬起树身。尖尖的牙咬得树身“咯吱咯吱”响，块块树肉被咬下。天诚见得，心中叹苦，身心冒汗，只恨身处之树实在太小。

老虎不下几啃，树身已慢慢歪斜，树上的王天诚亦然随树摇晃。王天诚心中惊慌，眼看树下饿虎，血盆大开，正在树下等食。当下心中焦急，忽然身随树倒。老虎见得，虎须一挠，后脚一弹，前爪扑来。天诚吓得闭上双眼，今日只好让饿虎食之罢了。

猛然间传来“呼啦”一声，吼声如雷，非同小可。吓晕的王天诚竟然睁开眼来，只见猛虎身后，又冲来一头大黑兽，定是黑熊罢了，不弱饿虎，其势更猛。心里明白，定是猛兽争食来了。一声叹息道：“唉！今天只好做猛兽之食，天命注吾王天诚十二载也！”要知来物何怪，强兽相争，天诚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山寨多事王主逝 兄弟进言寨规开

洞中熟睡的老牛倌，梦中被虎啸声惊醒，当下吓出一身冷汗，知道大事不好，定是虎遇人食大发其威，急得爬出洞口来看小主人。眼前果然出现一只凶虎，头大似桶，眼如灯笼，血红大嘴，尖牙外露。如此凶猛，必然是深山饿虎闯道到此，饿虎已扑弱少天诚，竟有一口吞食之势。当下吓得双腿发软，张嘴想叫，只觉全身无骨，洞口旋转，还没待他出声，已是身不由己，滑下岩石来。也在同时，正在吞吃露草的两头家牛，听得猛虎之声，同时抬起头，不约往山下窜。八蹄飞扬，蹄后泥沙飞滚，直奔文武寨，闯进罗家练功场。

正在练功的罗姓武丁，见得此情，众人惊吓非浅也！只见两头牛同时口吐白沫，无力地在操场转圈，一种不祥之兆在罗江面前闪现。虽是农家牛，十几年伴王老进出，亦懂人意。亡命奔回山寨，谅必碰到十分凶悍之物受袭。家牛虽离险地，王老倌必定有难。同时少爷天诚未必……想到自己未婚配的小妹夫，再也不愿想下去，当即手举长枪，往寨外茅山奔去。

此时，溪西的王姓得知，同时紧张起来，整个山寨心惊肉跳手忙脚乱，老少举刀枪，跟随罗江身后，奔茅草坪而来。到得草坪下，罗江手一挥，众人四下散开，五六一群。罗江的大徒弟郎风带着罗万金，兄弟罗千金和罗章行在前，步步向山上搜。当寻至岩下，猛见老王头脸置死色，一动不动倒在乱草丛中。郎风急忙扶起王老倌上身，可王老倌已不省人事，怎么也呼不回音。郎风只好双掌按王老倌气穴。片刻，只见王老倌死色的脸微微抽动，双眼半开，听得到老人微弱的声音：“王——天——诚——被——虎——”话没尽，

竟然一头栽下，僵挺地上。众人才知挽救无望，当下脸色骤变。郎风望着三位弟兄，心中焦急，催三人道：“快把王老倌抬下山去，告知师傅知晓便是。”四人抬起王老倌，快步奔下山坡来。

罗江带着众人在峡口寻找，猛然见沟边一摊血迹，当下已知大事不好，急忙沿血路而追。才追几十步，眼前不觉恍然，一头死野牛，尸缺肢散，满地一片，肚肠挂在倒下的树丫上，四条腿少了一条，一只牛腿只有脚蹄。怪了，正惊呆之时，却见郎风四人抬着王老倌到得跟前。见此情景，罗江心中难过，双眼瞪得圆大。只听得郎风道：“师傅，王老倌已死，听其之言，天诚已被虎吃了。定是老虎吃了天诚，饿肚不填，巧遇野牛，将其咬死，然吃得不多才啃了些。”罗江听罢，低头看已僵硬的王老倌。王老倌虽已死，但脸上惊魂没消，肯定是被老虎吓死的。他急得抬头望天，心似开裂，阵阵绞痛。可老天不长眼，见死不救生，又有什么办法。一声长叹：“天哪！天诚和妹子苦命也！”在场众人心中哀伤，大丈夫悲叹，理应感动天地，但愿天地有感，天诚起死回生也！

众寨汉齐劝仰天失神的罗江，同时满山搜虎。可是劫难虽重，恨有万般，命中早有注定，有恨亦然无之奈何。当下罗江愤怒的目光四射，恨不得老虎在手掌中，将它捏碎。可老虎没有定居之所，早已饱食无踪，罗江只好带领众寨民和徒弟抬着王老倌回走山庄。没进寨门，整个山寨已不安，哭声连片。早有先人通报王福通，王员外当闻此事，一惊非轻，手足发软，跌倒在地，万唤不起。不管妻妾和女儿千呼百唤，总是回不过阳来。

罗英楼上闻得寨内热闹，尚不知何事。下得楼来，得知虎食天诚，两脸变紫，抓起双剑。她要找虎，不杀食夫之虎誓不罢休。郎风挡住罗英。没等郎风开口，罗英已是眉毛倒耸，右手提双剑，左手推郎风。

郎风今年二十六，二岁父母双亡，被罗家收养为义子，本是八拜之交，亡父生前曾托付罗家。为此，又是兄弟姐妹相称。幼少爱习武，七五身躯，力大臂举五百重。罗江既是徒弟又是兄弟，非常

喜欢他。一手枪棒略低罗江，至今尚未婚配。罗江几次劝他完婚，都被他推辞了。不知为什么，他就喜欢罗英，非罗英不娶。当然罗江也非草木，看得出郎风爱妹子。可这是不可能的，妹子前世已注定婚事。他只好等天诚快长大，成之事实，让郎风亦然死心。

罗英生来水灵灵，长得聪明，白肤肌润，十五岁已显姑娘身，守房更添美女姿。罗英长郎风一年，和郎风从小玩耍相投，两小幼少热乎。对郎风而言，使其埋下深深恋心。直至两人渐已长大。罗英十二岁已懂男女之别，便在房中守闺，少有出得房门来，练功亦在楼上，祖上家客也难得下楼相见。这更使郎风相牵，时时挂肚，千方百计找机会。罗江的话有时他要迟慢，可罗英之言却个字不缺，言听计从。直到现在，罗江对他管束之严。他只好一心练功，等待时日，但愿义姐向着他。义姐在肚里指腹所配，他知道，全寨知晓。可是，王家公子实在不相称，年幼害义姐青春。不管十年，二十年，甚至死，只望义姐回心。可这向义姐表白，连面都难见得，何来言语之时，甚至罗英时常还要躲着他，只好随命运安排。当一脸愤怒的罗英出现在面前，那玉容，愤怒间亦显荷花绽开之艳，正也为罗英痛心。当下挡住道：“罗英，万不能如此，怒气解不开天大事实，人生命运天意注定也！”

罗英岂能听得进旁人劝言，已横定一心，当即出掌拒郎风。郎风没提防，身挨一掌，连退数步。然稳住身，回身一跳，重又挡在了罗英身前。此时，罗家长辈相拥过来，齐劝罗英。可是眼前的罗英万念已空，只想杀虎报仇，眼看几层围住，不用平生之功能如愿，随即双手掌剑，双腿开步。却从不远传来吼声：“不许胡来。”当下吼声镇住罗英，声到人近，哥哥罗江出现在身前，听得罗江道：“妹妹，事已至此，难道非要如此才能救王天诚不可？倘若能救王天诚转世，吾做大哥的也活了快四十，拿哥之命去换王天诚，大哥心亦情愿。不要自己伤害自己了，哥只有尔这么一个妹妹，要对得起早已双亡的父母。可是，妹子亦要为做哥想想。快去瞧瞧王员外，活人要紧哪！何况他也……”“什么？”正是痛上加痛。罗英听得出

哥哥言语中分量，当下四肢无力，只道天转地摇，眼前一片漆黑，手中双剑同时落地。自从父母双亡，罗英既把王员外当父亲，又是未来公爹。如此消息，岂能不让她心痛，当下身不由己。幸亏众人托住，才没有跌倒。丫鬟过来，把罗英抬进房去。

看着离去的罗英，罗江心事重重。本来全寨之事有王员外操劳，自己安心教村夫练功便是。文武寨始古有规，两姓各有一长者始领本姓，寨中有事两姓共论，长者为尊。此下，王家已断香火，不要道两姓长者，而二姓只有他一人来料理全寨之事，心中亦感悲凉。远处传来哭声，打断了他的沉思。听得出，员外已绝，后事只能自己去安排。从此，全寨之事亦要他一主定当，心情沉重地往王寨而去。

罗江率山寨两姓，安排了王员外后事，此日，一人独坐房内。只因心情不稳，时而踱步，走至窗前，眼眺窗外景色。时在三月，正也春中好风光，满山柳绿，云雾绕山冈，白烟升天空，显得青山秀色更壮观。满片映山花，争相吐芬芳，照得无处不鲜艳。野花的芳香透进房内，正亦解人愁肠，醉入梦乡。可是，罗江岂有心思赏景观色，心情依然烦乱，只觉全身空虚，兄弟郎风上得楼来，站在身后尚然亦不知。

王员外入土数月来，寨里虽人人痛心，时间逝去，也算安静多了。有一种味道总在郎风心里起伏，他想过，甚至想得许多。文武寨祖上严规寨矩，老少敬孝，安度守日落。倘若两姓如此为存，文武寨世代不得翻身改貌，更要害苦罗英，必是清灯守空房，自己也要牵挂之终。他多想和兄长促膝通畅，可是几次面对罗江，总是找不到言劝当机。有时，话到唇口竟不敢吐。今日，看到日久沉闷的兄长，几百遍想离口的话，再也忍耐不住了。仿佛兄长寻人问事解愁，此时不劝，何时再进。当下放开胆，靠近兄长道：“大哥，小弟有一事想和兄长相商。”罗江停步看郎风，总觉得对郎风有好多歉意。虽是义弟，却胜似亲兄弟，十几年来，代自己操心，手把手教寨丁，有事在前头。少小伴随妹子寸步不离，看得出他心中爱的是